

我生平最難忘的事

錢其琛

一、五十年前老伶生

我在前清光緒三十二年（西元一九〇〇年）進入小學，它的校址在學宮（孔子廟）內，利用「尊經閣



」為教室，「明倫堂」為操場。在科舉時代，祀孔典禮，甚為隆重，每年二月、八月第一個丁日為祀孔日，謂之「春秋上丁」，當時用天子的樂

舞，就是用八佾舞生六十四人（縱橫八行），而以八個樂生為每行領隊。科舉未廢除前，當過樂舞生，就可免除州考（等於現在的檢定考試），逕行參加院考（秀才考試），因之許多讀書人多方請託充當樂舞生，科舉廢除後，就逐漸以小學生充任，我們的小學既在學宮內，我們就做了樂舞生的班底。我八歲至十二歲做了五年的舞生，以後還做了兩年樂生（歌生

樂舞生均就位」，樂舞生從兩廡魚貫而登大成殿前平臺，各就預定位置，司儀又喊行迎神禮，司樂接着喊「迎神樂奏昭平之章」，於是各樂齊奏，樂生即唱「大哉孔子先知先覺……」，舞生則每字一舞，每章八句，每句四字，共三十二字，各有不同的舞色，迎神畢，樂生退回兩廡換羽籥（雉尾竹筒）再登平臺，接着司儀喊行「初獻禮」，司樂喊「樂奏宣平之章」，其次是亞獻禮，樂奏秩平之章，再次是終獻禮樂奏叙平之章，在三獻禮中，舞生右手持羽，左手持籥，每字一舞，此後撤饌，樂奏懿平之章，送神鐘鼓又齊鳴，樂奏德平之章，這兩章舞生僅將羽籥交成十字肅立，最後司儀喊「望燎」，大成敲擊一百零八響，遂告禮成。祀孔任人參觀，鄉人扶老携幼傍晚即入學宮，大成殿內外人山人海，至天明前三時始散，毫無倦容，誠為盛事，而尊師重道的精神，亦永留人們腦海。次日樂舞生繳還衣帽，各領「祚肉」一份，有詔兒童食「祚肉」，可增智慧。民國成立，改用國曆，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，舉行祀孔典禮，並定為教師節。四十一年政府明令孔子誕辰換算國曆，改為九月二十八日，是年臺北祀孔，我得了一張參觀券前往觀禮，就知臺灣祀孔係用諸候的樂舞，舞生為六佾三十六人，祇用羽籥之舞，（文舞）而無干戚之舞（武舞），頗合古禮，過去所用八佾，想係滿清政府制定，尙待考證。觀禮時回憶兒時載歌載舞情形，如在目前，而大陸暴政日亟，師道淪亡，感慨不置，因之湊成

。在祀孔前一星期，學校大部份時間都是練習歌舞，還要登大成殿（供孔子神位的大殿）預演三次。吾鄉學宮規模甚大，樂器亦全，祀孔大典全用古樂，必須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齊全，有「琴」「瑟」「箏」的弦樂；「壎」桃形的陶器；「篪」竹質較笛為粗；「排簫」；「建鼓」橫放在架上的鼓，兩頭部可敲擊，司拍子；「編鐘」十六個金屬鐘，「編磬」十六個石磬，兩者司音韻；「祝」木質，擺在地下像舊式量米的大升，中有四個木質圓心，高出祝面，用木槌敲擊，司起樂；「敔」木質，擺在地下像一隻老虎爬在木橈上，虎背橫插一排橫木板，用時以竹刷先在虎頭三擊，再刷木板三次，司止樂。祀孔在午夜開始，當時燈燭齊明，大成殿前燃起庭燎（木桿上掛鐵框內燒松枝），主祭官員均着大禮服，肅立大成殿下，樂舞生在兩廡（兩廡屋供七十二賢及諸子百家神位）走廊整隊，均着藍衫，並帶雀頂帽（秀才服裝），手持干戚（斧頭盾牌），典禮開始，司儀先喊行「釋典禮，鼓初嚴，鼓再嚴，鼓三嚴」就是插擊大成鼓三次，一是通知，二是齊備，三是開始，以後司儀就喊「迎神鐘鼓齊鳴」，再喊主祭官陪祭官……

一詩，「五十年前老伶生，聞歌起舞不勝情，中原禮樂都淪喪，乘桴浮海道可行」。

二、民國八年母校國文大會

我生於江蘇南通，我祖父以名諸生晨遊左文襄公幕，他的金石詩書，尙為通人所珍貴，我父少年苦讀，玉質學於鄉，在通亦有文名。可是我十六歲就離開故鄉，就學黃埔江左的埔東中學，因之我的國學沒有受過庭訓和鄉先達的薰陶，所幸埔東中學國文老師孫伯南先生，亦係名諸生，並畢業蘇州存古學校，他不但有舊學的根底，並且有新的教授法，在四年中，由他的循循善誘，使我的中文得稍稍通順。民國八年考入母校，當時校長為唐蔚芝先生，他是國學大師，不但每星期日為我們講解易經，為提倡國文，每年在孔子誕辰舉行國文大會一次，上中院的學生均須在大禮堂參加，全校選出十名，前三名獎金牌，後七名獎銀牌。民八的一次，也算是最後的一次，當時出了四個題目，一個是「說虎」，一是「幽秀少年與國傳」，其餘兩個我記不清楚，好像一個是時論，一個是出自孟子，我因為經書讀太少，功力也不够，祇好選幽秀少年與國傳，做了兩千多字繳卷。我的國文老師為嘉定黃虞孫先生，他是名孝廉，在江南頗有文名，我回出乎意料之外，我的一篇竟中了選，獲獎銀牌，我回

想這一篇中選原因，就是在「幽秀」二字多發揮了一些，黃老師的批爲「敘述與國，頗有卓見，形容幽秀，亦饒韻味」。他打了一百分，唐老師加批「精心結構，以後讀文於浩氣流行處注意。」改爲九十八分。我這篇內容，大概敘述一個精於地質學和數學的青年，他喜歡遊山玩水，可是隨時隨地勘测礦苗，積幾年時間，勘出貴重的礦苗，隨即集資開採，而致富，繼之與辦工業，亦獲最大的成功，復以他的財富與精力，幫助國家振軍經武，使國家富強康樂，最後少年功成身退，優遊娛老。我記得結語爲「少年功成身退，築亭山腰，遍植素心之蘭，以共晨夕，少年樂而彌永其年。」這也可以說明我少年時的襟懷。四十多年後，追憶往事，我覺得非常慚愧，唐老師的加批，是勉勵我在國學方面繼續下功夫，可是畢業以來，竟是拿寶貴的光陰消磨於簿書案牘之中，在文字方面不但沒有進步，現在甚至提筆忘字，辭不達意，而且所學的亦不能趕上時代，雖然說我師承母校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數十年來還沒有遭遇重大的磨折，果是在學術方面，則不能有所表現，覺得自己對不起自己。至於母校國文大會得獎的在臺有凌竹銘校長和徐仲宜學長，好像還有幾位學長，都是在我以前，我寫這一篇短文，並不是自吹自擂，我是希望後起的同學，要深入、要專精、要有研究發明，發揚母校傳統精神，才可在學術界露頭角，而對國家有所貢獻。

我生平最難忘的事

劉鼎新

(一) 九一八巧脫死神掌

八一四初聞炸彈聲

我自從民國二十年回國後，到三十八年來臺前，這十八年的生活，真是多彩多姿，永不能忘。現在分作五段，報告給各位學長，以博一粲。二十年六月回國，七月在北平遇到趙傳雲同學。他當時是錦州交通大學的教務長，一定要拉我去任教。同時還有許廷英和劉汝翼兩位同學，亦在那裡。八月中旬到校，分到了一所宿舍。原想雙十節回津接眷。後來因爲九月十八日是星期天，十九日是校慶放假。所以我就利用了這兩天的時間，提前接眷了。十八日清晨離開錦州，十九日清晨到達天津。我一到了家就給北寧鐵路的好友沈思濤（唐鏡文的岳父）打電話，接洽車票的事。他說「你來得正好，昨天瀋陽丟了」。又過了二小時，他陸續報告我日寇佔領瀋陽的詳情。不久又接到趙傳雲的信，叫我不要去，和我同住的一位白俄教授，被日機炸死了。感謝主！這是多麼巧的安排！

錦州交大併入東北大學，在北平彰儀門大街復校。我仍繼續任教。當時的學生，現在臺灣的有梁在平

蘇在山等人。二十二年我譯註了一本運輸學，事爲兩路局長黃伯樵先生所聞。轉託吳紹會同學拉我去工作。這是我服務鐵路的開端。由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。車務處副處長的職位，七百元現大洋的薪津，同時麵粉才賣二元錢一袋。當時生活之舒適，可以想見。又加黃局長言聽計從，所以在短短四年之間，京滬、杭甬整個改了觀。不過好景不長。就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，接着在八月十三日上海亦開了火。我當時奉命駐嘉興，處長蕭衛國同學則駐蘇州。中間有蘇嘉路相連。八月十四日我剛到杭州，就趕上空戰。那是一次值得紀念的空戰。當時不懂得害怕。雖然有若干炸彈掉下來，各處轟轟作響，只覺得好玩而已！過了幾天，才漸漸感到炸彈的可怕，人們開始到地下室去躲避。就在這時候，兩路線區司令部的參謀長張覺吾（司令是陸福廷，副司令是馬少屏）從蘇州到了嘉興，對我們大加諷刺。他說蘇州的同事們都不怕死，都在車站辦公，不逃警報，你們嘉興的同事太膽小了。我們聽了這話，非常生氣。於是就把地下室加了鎖，不許任何人進去。事後證明這是多麼無聊和幼稚的舉動！有一次敵機把嘉興

台灣省建設廳審查合格甲種電器承裝業
台灣省警備總部審查合格甲級特許營業

水電工程設計承裝
電氣材料批發
各種有線電通訊
機件設計及裝修

進光電業社

廖萬進

台中市北區文正里原子街六〇號
電話 三一五〇號

汽車 零件批發另售
曳引機

中和汽車材料行

嘉義市仁愛路六六號
電話 二一三二號